

痘疹定論

光緒壬辰歲

痘疹定論

粵東
儒雅堂承印

板存城西河旁街鴻生當

養性齋主人

高子衡

重刻痘科定論序

嘗攷周官不紀痘師之職古籍罕稱麻面之人豈俗厚民醇出痘初無其症抑家喻戶曉患痘共識所醫不惕其危故不詳其治歟然溯源靈素屬心火者祗謂瘡瘍眊昧陰陽工膚學者概施痘疹故劉錢立論主於火而清解爲多朱陳矯偏指爲陰而補溫又異門戶旣別得失維均雖言痘者迭有諸書而治痘者迄無定論孰則知其胎毒發自命門撥千古之迷途拯羣生於險候哉大抵千手千眼菩薩憫乎稚子傷生大慈大悲藥王暗以金鍼度世故卽肱折名家恒多未發之蘊而苟心通造化遂操獨得之奇蓋達於理而後達於言知其源而後知其病况無徵不信屢試回春欲善皆同允宜公世是豈等肘後之奇方徒作枕中之秘寶乎痘科定論一書新安姜氏鈔作家莊渭川高君刷存活版原書自序篇首已亡妙論獨攄蝦名僅著原序前殿生也晚句據稱奉旨出關曾醫蒙古則其人早邀睿鑒而其論洵屬精言倉公詔問傳來扁鵲之書思邈禁方得自療龍之技何慚國手共慶天花茲乃念及痼癘壽之剗斲集資鑄板播善傳書將比鍼指越裳對病自能發藥無異灘過惶恐隱憂何患採薪善夫仁人君子之用心幸矣赤子蒼生

之福命己是爲序

光緒十三年丁亥仲夏東官陳德星曉元氏撰

痘疹定論一書、原板早失、新安鄭槐卿名汝南先生庠、序耆宿、樂善士也、於光緒庚辰春、偶訪姜君、見其鈔本痘疹定論、喜其精確、請公諸世、姜欣從之、遂與高君渭川、商用活板刷印分送、惟姜氏鈔本、篇有遺失、字有訛脫、且僅有痘論而無疹論、猶非原書也、故止名曰痘科定論、歲丁亥、予邑盧佐臣觀察、恐活板書盡、不能久傳、因欲壽之梨棗、故與同志合貲鑄板廣送、而予亦止據活板之本、校而序之、然槐卿先生、究惜其書之未全也、復於其鄉鄭仙傳茂才家、搜有手鈔藏本、與鄭天池孝廉細爲校對、而始得其遺失之篇、訛脫之字、合痘疹爲定論、然後知作是書者之爲御醫朱純嘏也、其功豈淺鮮哉、佐臣復出貲易板、並附種痘引痘之說、予故加誌此書隱見缺完之自、俾世可無疑於用焉、

光緒十四年戊子季夏曉元氏再識

痘科定論序

痘科一症實病之最險而最急者也諺云走馬看痘症信然脫非虛實寒熱四字辨之真而認之確毒手殺人未有慘於此者心竊傷之庚辰夏余寓羊城適鄭君槐卿過訪携 羌崎光先生家藏痘科定論一書示余展誦之下闡發詳明及屢試之而又輒效焉洵痘科中之圭臬也惜是書向秘而弗傳未免保赤金針難於普度茲幸

鄭君出以行世又遇 諸君子好善樂施斂貲付梓此書遂傳行見補偏救弊矯流俗之沉迷起死回生立小兒之性命矣是爲序
光緒六年歲次庚辰夏六月番禺高渭川撰

大哉定論之書也、探蹟索隱、鉤深致遠、有難以言語形容者而先生發前人之所未發、特揭而指示之、其辭文、其理當、其事直而中、其比類也、雜而不越、其辨別也、顯而不晦、其立標準也簡而易、其刪削、其存留也、俱取正於聶氏、不僅作痘疹之書已也、當與性理天命互相參看、曲禮有云、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先生之定論、非止立言已也、澤被天下、非德乎、言垂後世、非功乎、將令普天下之業痘科者、得是書而熟讀之、知胎毒藏於命門命門中之陰陽、卽痘與疹之原、經胎毒之陰、發出而爲痘、經胎毒之陽、發出而爲疹、直破千古似是而非之論、故曰發前人之所未發、由茲反覆玩味漸得著書立言之旨、將必戶誦家傳、起赤子於襁褓之中其德與功、豈淺鮮哉

此篇當是跋語已失其名

原序

痘疹者何、原於胎毒感於時氣、發出而爲痘與疹之症也、定論者何、前此之論未定、而今日始定之也、何言乎前此論之未定、而今日始定之、必有說也、前此言胎毒、有因慾火之所致、有因恣食厚味辛熱炙燻之所致、有因降生之頃、口含穢血嚥下入胃之所致、殊不知皆非確論、與理不相入也、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資始者氣之始也、又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資生者形之成也、夫人之有生、受氣於父、成形於母、則胎毒亦隨之、而根於陽施陰受之始、豈待成胎之後、慾火不忌、厚味不節、降生之頃、嚥其穢血而後有是毒耶、前此又言胎毒藏於五臟、故有痘出五臟、疹出六腑之說、殊不知陽施陰受之始、成其胎元、先有命門、則胎毒必隨其氣化、而藏於命門、眞且確矣、自命門之陽動陰靜、而行水火木金土、夫天一生水、生腎也、地二生火、生心也、天三生木、生肝也、地四生金、生肺也、天五生土、生脾也、此皆逐日逐月、漸次生成、及胎成五月之後、而五臟六腑、始有定形、豈命門所藏之胎毒、至此又將陰毒遷移於五臟而爲痘、復又將陽毒轉移於六腑而爲疹

不惟無此事、並且無此理、然命門體也、五臟用也、六腑又五臟之用也、胎毒藏於命門、所藏者陰陽之氣也、陰陽之氣、藏於命門、至深至密、形氣俱戾、必賴五臟六腑傳送、時令之氣、透入命門、感痘之氣而爲痘、感疹之氣而爲疹、他如幼科雜、病命門不相干涉、因以知五臟六腑、爲命門之用也、前此言惟腎無候、又曰變黑歸腎、何言之不合於理、殊不知五臟相須而、成缺一不可也、痘中之漿、血所化也、血非水不生、既藉腎中之水以生血、烏可曰惟腎無候、至於變黑、乃毒火燥爍所致耳、豈歸腎之謂乎、前此言胎毒重、則出痘與疹必逆、殊不知胎毒有順而無逆、猶人之性、有善而無惡、然人之爲惡、氣稟習俗之所移、痘疹之爲逆、時令濁氣之所變、稍能明乎陰陽氣化、鼓舞兩間、其中有清濁邪正之分、乘其清正之氣、得清正之痘痂、種出順症之痘、歷歷有驗、則知胎毒之所以爲痘祇有順而無逆、疹雖無痂可種、然得其清正之氣、亦趨於順、純嘏經五十餘年、以種痘深得胎毒細微之理、並透徹胎毒純粹之精、有順無逆、決無虛謬、前此之名家業是科者、代不乏賢、而論症用藥、不偏於寒、則偏於熱、唯清江聶久吾諱尙恒者、生隆

慶問、著有活幼心法、論痘與疹、極其詳切有據、訂方用藥、中正無差、純嘏遵厥成規、而發其蘊奧、補前哲之未詳、刪方書之不合、折衷羣言屬稿未定
適奉

旨命江西督撫、考選種痘、并明於醫藥調理者、爾時葑菲與采、入都後卽承命選種試苗、次第奏效、遂奉入大內、旋復差往邊外各蒙古地方、歷歷俱獲全愈、凡南北之水土強弱、貴賤之元氣虛實、無不判然於中、在京二十六年、又經見自出之痘、內有怪症變症、前此所未悉者、又添一番見解、於此分晰臚列、始爲全備、伏遇

今皇帝御極、五十二年、天元花甲初週、純嘏久沐

恩光、有加無已、清夜自思、曷以仰報

高厚、謹將心得之餘、分別條例、著爲痘疹定論、刻而傳之、俾知種苗有一定之成規、調理有萬全之善法、下旣不爲淺見狹識所搖、上亦可以助

朝廷保赤之惠政矣、倘有高明鑒閱、更加討論修飾、以襄未備、是又純嘏之深願也、時

康熙五十二年、癸巳春二月上浣之吉、大醫院御醫朱純嘏玉堂氏序

閩垣初印痘疹定論序

余一嶺山滄海客也戊申春因事抵粵聞吾閩天花盛行被都人士類皆漠然視之以故孩提夭折者難以屈指數推原其故何莫非醫理不明有以致之也若夫閩南直省中之一大區也文章經濟不乏其人相法堪輿不難其選豈醫之一道獨無著手成春高出尋常萬萬者何迺於痘疹一法茫然而不知缺然而弗講以致貽誤蒼生往往諉諸天數嗚呼不亦偵哉予心焉傷之輒欲游歷各省徧訪名醫以求一善後之策適遇羊城一友精岐黃業袖珍

御醫朱純嘏先生手著痘疹定論一書示余告余曰此書意精詞當理透文明無微不至闡無隱不彰卽不知醫之人讀之瞭如指掌真不啻龍宮秘訣海上仙方也余閱之頗覺明晰遂向友索一部意欲付諸梨棗爲講求痘疹之一助無奈棉力微薄弗獲如願因順道過天津由中東石印書局檢字印刷若干部携回閩省徧質同人誰無赤子誰無痘疹能不實心考究以起厥沈疴乎縱近來多種牛痘實屬平穩而自行天花各處傳染亦復不尠所望有心人將此書擴充集腋成裘刻爲定板俾吾閩家喻戶曉措斯人於衽席之安實足以裨生成之大德也謂予不

信請讀此書

光緒二十四年歲次戊申孟冬月寮山廉明邱秉章撰

盱南少階邱嘉琦重校

津邑鍾伯王錫綸經理

子孫... 十四... 天... 山... 國... 事... 章... 經...
註... 高... 家... 世... 法...

預防出痘壞目五心燈火秘訣

江西吉安府永豐縣、喻氏家傳五心者、手足掌心及背心也、凡病易治、而惟毒攻心者難治、然而病患無形、既有其形、必有其治、方毒之攻心也、升發固無效、補托反助毒、夫毒既形於外、莫若從外而拔出之、銅人經云、五臟之繫系於背、此背心一穴、內通心胞、此穴用燈火、可以拔散攻心之毒也、近背心之四旁、所以通於五臟也、此結聚之毒一散、則周身之毒、可以俱散所謂一竅通時百竅通也、背心者、按脊骨自上數下第七節縫中、正對心窩處也、五心之中、惟此穴爲重、用燈火者、以大莖燈草、濕以麻油、燃灼燈火對定穴上一蘸是也、蘸者如蜻蜓點水、燈著穴上、一點卽提起也、

一凡痘初出、五六日內、須細看背心節縫、及近節兩旁、如有礙手硬頭之痘卽用燈火打一蘸、以麻油調雄黃末搽之、雖無硬頭、但節縫中間、及近節兩旁有痘、亦須各打一蘸、明日看痘退、則毒散如未退、卽再打一蘸、蓋痘出無論多少、五心上有痘其毒總不能化盡、重則攻心傷生、輕則留中傷目、惟用此法以拔出之、又何患痘後遺毒攻壞目、及痘疔痘癰諸症乎、

一凡痘後壞目、必因掌心有痘而不知治也、掌心無論手足、左掌心有痘、則壞右目、右掌心有痘、則壞左目、左右掌心俱有痘、則雙目俱壞、若於痘初出見點之時、早晚留心查看、一見五心中有一處有痘、卽用燈火打一蘸、以麻油調雄黃末搽之、明日看痘退、則毒已散、如未退盡、仍如法燈火、連看三日、以痘點退盡爲度

一凡痘出忽變黑陷、亦細看背心節縫、及近節兩旁、如有硬頭之痘、卽用燈火連打三蘸、以知痛爲度、如不知痛、再連打三蘸、又不知痛、再連打三蘸、如打至九蘸、仍不知痛、則其症已壞、不久卽死、非方不靈、治遲之故耳、知痛者立可起頂成漿、見效極速、此時背心不硬、痘上亦須各打一蘸、

一凡疔瘡初起、治不得法、致毒攻心、名曰走黃、黃者中也、以心之居中也、斯時病人愠憤煩雜、若不卽救、一二日卽死、救法亦看對心第七節縫中、及近節兩旁、如有硬頭癍點、卽用麻索錢串、蘸麻油於硬頭癍點上、明火燒之、燒至病人知痛、則毒散矣、如有癍點而無硬頭、卽在癍點上蘸之亦可救、若疔初起、此處有癍點、早日用燈火各點上打一蘸、其毒亦卽散矣、蓋毒結則